平面類　國際新聞報導獎

得獎作品/

德國的世紀豪賭

得獎媒體／商業周刊
得 獎 人／劉致昕、吳和懋、楊少強、劉佩修 等4人

得獎評語

德國在接納一百多萬的難民後面對極大的挑戰，此一報導對難民進入德國後的生活樣貌與生存策略有第一手、生動的追蹤報導，極具新聞價值。精選六個具代表性城市，採訪來自不同國家、面對不同語言文化的難民，平實地描繪其逃難與安頓的歷程，具見報導企劃之企圖心和執行之用心。本系列報導除探討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等面向，也深入觸及人性因素，是廣度與深度兼備之作品，值得肯定。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深入6座城市》
看二戰後最大難民潮，如何改變歐洲第一強國
德國的世紀豪賭

德國總理梅克爾可能沒想到，當時還微笑和難民自拍，卻因為他們，自己的總理生涯在十週年之際遇到最大威脅。「梅克爾面臨的問題，從願不願意選二〇一七，到過不過得了這個冬天。」德國媒體形容。

她遇上的是全球史上最高峰的難民潮，現在，就有等同台灣人口近三倍的難民在世界流亡，歐洲遇上二戰後最大一波人口移動而開始分裂，今年預計收容一百萬人的德國，接收人數是歐洲國家之最，衝擊也是。

為記錄這場影響全歐的德國豪賭，我們走訪德國六城，從反難民勢力最強的德勒斯登，到將阿拉伯語列為活動官方語言的柏林現場。發現有人縱火，有人卻全力協助融入。然後，難民Airbnb、難民大學、難民人力銀行、難民美食餐廳……各種創新誕生。

但，這些德國故事，與台灣何干？

台灣雖無難民潮，問題卻與德國驚人得相似。缺工、少子化，挑戰這富足卻漸老的社會。許多德國小鎮人口驟減，小學因招生不足面臨廢校，台灣也是。

「如果梅克爾能掌控情況，則她將為未來二十年打造新的德國，一個嶄新、更加有活力、多元文化的德國，」金融時報評論。我們記錄他們的抉擇，同時也思索，如果是台灣，機會與威脅的試煉中，會怎麼做？」

商周團隊，深入6大城第一手直擊

德勒斯登：排外運動發源地、衝突最大
柏林：德國首都，難民創新最多
科隆：女市長候選人因支持難民被刺
厄爾德：此區域215位地方官上書反對梅克爾
弗斯登堡：為防滅鎮，積極迎接難民的3,000人小鎮
萊比錫：13年專研德國排外主義學府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憤怒。「看見他們每一個，我看到的都是錢、錢、錢！」

七十歲退休工程師．厄爾德鎮

今晚，被視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和解象徵——德勒斯登聖母教堂，選擇熄燈，由一片怒火照亮廣場。

「叛國者！」「恐怖分子之母！」上萬群眾上街大喊，一座頭像被掛在斷頭台上：「已預約，留給梅克爾。」（Angela Merkel，德國總理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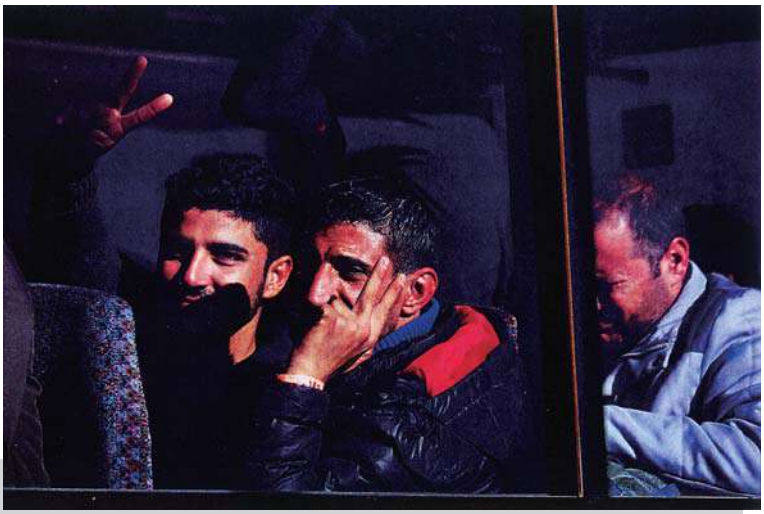
麥克風繼續喊著：「太可惜現在沒有集中營！」「警察起義！趕走他們！」這是德國右翼團體PEGIDA（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）現場。

這夜，城市裡的文化建築、場館全都熄燈，不願意做PEGIDA集會的背景。

同時街頭另一側，上萬人走來。

「德勒斯登不是只有排外分子！」「要真心！不要煽動仇恨！」反PEGIDA的群眾高呼。歌劇院投射字幕於外牆：「德勒斯登該向世界開放」。

警方一字排開，隔開兩方，但煙火、水瓶已在空中飛竄。PEGIDA開始攻擊記



下一站，重生？

即使不知巴士開往何處，但坐上夢寐以求的位置後，
逃過幾百公里死亡長征的他們，終於可以放鬆的用力哭、用力笑。

者、警察、群眾，宣稱要讓難民從德國境內消失。

「我們做得到！」相較英國四年只收兩萬敘利亞難民，九月初梅克爾宣示接收難民無上限，讓歐盟各國大感吃驚，丹麥一度關起與德國相連的鐵公路，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批評：「她瘋了！」

度過金融危機、希臘債務危機的梅克爾，竟因此首度被黨內質疑不適任，民意支持度掉到三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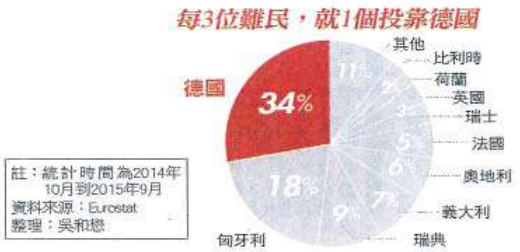
僅僅兩個月，電視畫面從拍手歡迎的志工，換成舉著斷頭台的極右派，與各地煙硝四起的衝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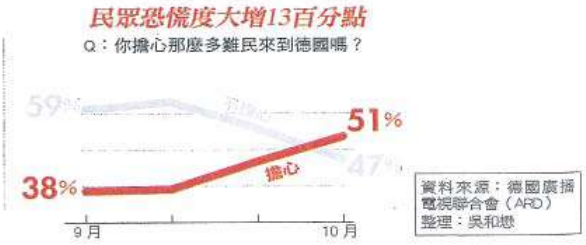
官方預估今年將迎來一百萬難民，打破德國紀錄。「歐洲難民危機是比兩德統一更艱難的挑戰，」德國總統高克（Joachim Gauck）在全國演講中說。

十月十七日，德西大城科隆，市長選舉前夕，一名四十四歲男子對著女市長候選人喉部砍去，行兇後，他站在原地大喊：「我要保護你們！」

這位女候選人曾說：「我們將難民危機視作科隆的機會，」而成為極右派刺殺目標。陷入生命危險的她，在次日選舉中獲勝，成為科隆第一位女市長。

「這是一種新形態的恐怖主義，」德國《明鏡》週刊警示。今年以來，對難民的攻擊超過六百件，是去年三倍。大量死亡威脅寄向聯邦政府，近日警方查獲十三人購買數公斤炸藥，要攻擊兩處難民營。



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歡迎。「如果不這麼做， 我們就會滅鎮！」

四十歲女性鎮民．弗斯登堡

一道牆正在築起，不安與對立，考驗德國人的選擇。

人們問：他們是誰？他們的文件是真的嗎？會不會帶來疾病？會搶走我的工作嗎？畢竟，當每天有一萬名外來者抵達，誰會毫無疑慮？

但，有人看到威脅，有人卻看到機會。 八千萬人口的德國，十五年後會出現一千萬勞動力缺口，缺工，是收容難民的最佳理由；另方面，梅克爾所屬保守黨，民意支持度快速墜落。難民潮不僅挑戰人性，也挑戰政治人物的抉擇。

這抉擇有多難？當一個德國變成兩個世界，執政者該站在哪邊？

從柏林搭一個小時的火車，我們來到弗斯登堡（Fürstenberg），一個德國典型的製造業小鎮。

一百三十位難民抵達前夕，鎮上活動中心擠進五百人，警察解釋著細節。「他們是誰？」「會有治安問題嗎？」鎮民紛紛舉手。

「根本沒想到有那麼多人會來，」鎮民多姆沙伊特．伯格告訴我，三千五百人的小鎮組成七十人工作小組，包括衛生、語言等十五個組別，還向其他早一步接收難民的小鎮請益，希望快速協助難民融入。

她打開簡報檔，顯示小鎮人口結構二十五年來減少一半，二〇三〇年，十五到六十四歲人口會再少四〇%。

「 如果不這麼做（接收難民），我們就會滅鎮。」她說。

再往東，緊鄰德國與波蘭邊界的小鎮Golzow，鎮長直接跑到收容所去尋找學齡兒童，請難民家庭移居至鎮上，因為要開學了，小學卻一個班都收不到十五個學童，恐將廢校。

如果沒有外來者，二〇三〇年的德國將出現八十五個德國年輕人養一百個退休老人，德國的經濟與社福系統將面臨崩解。聯邦統計局官員直言，這一波年輕的難民，將可以支付五〇、 六〇年代出生人口的退休金。

除了人道考量，支持德國開門的最大理由，是經濟。但對退休工程師薛勒來說，卻看到負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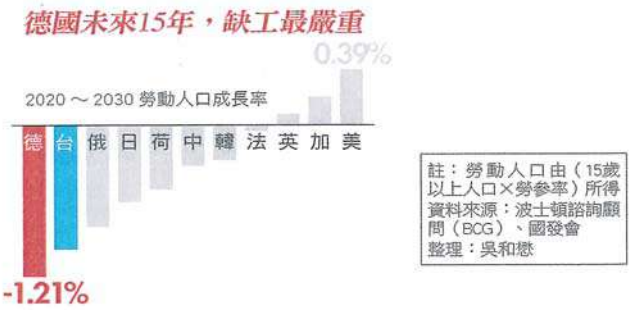
年約七十歲的薛勒，住在德國西北、魯爾工業區旁的厄爾德鎮（Oelde）。父親在二戰身亡，他靠著辛勤工作與儲蓄換來退休無虞的生活。

「我們沒有準備好在那麼短的時間，接收那麼多的伊斯蘭移民。我們已經有三百二十萬個土耳其人了 。」他站在陽台，指著旁邊土耳其鄰居，說他們起初不過是一對移民夫妻，現在竟變成三十人的大家庭。

他是典型的德國中產階級，原本支持梅克爾所屬保守黨，但現在開始動搖，「她（梅克爾）會有很大的問題。」

但經濟需要難民？「 事情沒那麼簡單，他們有很多工程師、受教育的勞工，但他們有經驗嗎？從哪來的？你知道有什麼公司來自敘利亞、來自中東嗎？可能他們的經驗是用槍的經驗吧！」他說。

德國今年為了難民撥出四十億歐元經費，明年一百億，占年度總預算超過三%，就是為了讓他們盡快融入並進入勞動市場。但根據統計，能在第一年找到工作難民只占八% ，只有在十五年之後，



零度中的等待

我站了2小時，零下的風已讓我頭疼欲裂，但他們沒有選擇，為拿到申請庇護號碼牌，裹上棉被後，不管多久都得咬牙站下去。

就業率才會到七成。

但從今年起，德國每名納稅人將拿出約新台幣二萬五千元，支撐難民生活。

「未知，讓人們暫時忽略了經濟的正面效益，」長期研究移民對經濟效益的科隆經濟研究院博士蓋斯（Wido Geis）告訴我， 他確定這波難民長期的經濟潛力，但難民沒有護照、學歷證明甚至連年齡也可以謊報，讓他開始動搖，德國真的撐得住？

在德國首都柏林，我們跟著三十餘台警車、救護車一起迎接「難民專車」。火車還沒停妥，難民們揉揉眼睛迫不及待站起，聞一聞身上流亡的味道，換上一件德國人捐助的長袖，排成一列緩緩下車。

其中，年輕男子占了七成。

檢驗身分後，他們搭乘不同的巴士、前往不同收容所。有的人一起跨越了整個巴爾幹半島，在生死交關中相識，登上兩台車後揮手告別。一位中年男子望著窗外，緊握雙手激動落淚。

他們是經濟的新血，還是麻煩？

一份對一千位難民所做的問卷發現，有超過一半想要創業。創業潮對一國經濟

帶來新動能，聯合國對土耳其的最新研究指出，接收二百四十萬難民後，過去一年該國新創事業有三成來自敘利亞難民，全國平均薪資呈現正成長。

於是，當德國缺工職缺創史上新高，難民成為企業新希望。製造賓士汽車的戴姆勒總裁蔡澈（Dieter Zetsche）說：「在最好的情況下，（難民）可以成為下一次德國經濟奇蹟的基礎　　能夠完全離開原來的生活，絕對是幹勁十足的人，這種人，是我們賓士目前正在尋找的人才當你想到未來，就不會拒絕難民。」

德國雇主聯合會主席克拉默（Ingo Kramer）也認為，應盡早將難民整合入勞動市場，「但現在的做法是把他們關在收容所裡，這只能造成爭執和破壞。」

二十八歲的敘利亞難民伊亞德（Eyad）很急，他在國內就學了德文，「我們必須有生產力，否則德國人不會接受我們。」

三十二歲的難民及哈（Jihad）說，「如果真的想幫我們，就請把我們當正常人　　我們想要工作，證明我們對德國的貢獻！」他很想貢獻己力，「但法律、社會、政府的官僚，好像一道牆……。」

衝突的另一面

有人怒，也有人挺。市民捐贈、警察檢修，他們腳下的車就是當地人扶持的象徵。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不安。「說穿了，問題是，他們是不是自己人？」

四十三歲排外主義專家．萊比錫

除非親眼目睹，誰也不會相信這是德國的效率。這裡是難民在柏林的第一站：LaGeSo（柏林衛生暨社會局），也是卡住難民求生求工作、壓垮德國民眾對政府信心的場景之一。

清晨六點，離LaGeSo開門還有兩小時，零度氣溫配上夜色，數百人正在排隊，包括抱著女嬰的孕婦。難民把棉被、地毯統統裹在身上，現場穿插著嬰兒哭聲與成人叫囂聲。「不要插隊！」保全大喊。

這裡兩個月來衝突不斷，光是領號碼牌就要數天，領到號碼後，還要等待叫號才能登記，運氣不好要等上兩到三週，有人等了兩年才有庇護申請的答案。

受不了等待，有人爬上樓頂以跳樓威脅。

在現場協助心理輔導的諮商師拉斯（Barbara Rath）說，「無法置信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德國。」第一場雪已下，難民冷得發抖，現場志工試著自行開發App，利用難民手上的智慧型手機，加快行政程序速度。

負責協助難民找工作的GIZ專案負責人艾維奇（Milan Ivic）說，一個難民要順利找到工作，必須經歷七個政府部門窗口，要預約時間、等待通知，別說不會說德文的難民，這流程連德國公民都覺得困難。

「二〇〇八年以來難民數量就不斷上升　　，但我們沒有作為，現在只好付出代價，」德國移民博物館研究員福許（Robert Fuchs）說。

政府對難民的預測遠離事實，今年初預估來德難民只有三十萬，七月，在地方政府聯手要求「說真話」後，調整為八十萬、其後上修為一百萬人。

為什麼，政治人物長期選擇視而不見？

原來，當政治扯上外來者，德國就像滿是傷口的小孩，只怕一不小心在傷口上撒鹽。

我們來到萊比錫，拜訪長期研究德國社會排外情緒的萊比錫大學教授戴克（Oliver Decker）。他認為，討論難民對德國的經濟效益，其實是表層，「說穿

今天，換我們上菜

這是柏林最新流行：吃難民煮的飯。餐費則將捐給煮菜的難民添購冬衣，度過寒冷的夜。

了，核心問題是他們是不是自己人？」

德國近代有兩次大規模接收難民的經驗：第一次是在二戰後，一千三百萬具有德裔血統者，即使不會講德文，也能遷回德國取得國籍。

另一次是東西德統一後，三百萬個在蘇聯地帶的德裔人回鄉。兩次人數都遠多過百萬，即使當時德國經濟遠不如今，卻沒有人反對，因為認定他們是「同胞」。

「我老實跟你說，其實數字不是問題，問題是他們都是信伊斯蘭的，誰能保證他們不是ISIS？」退休工程師薛勒的心聲，代表許多中間民眾的不安。

「人類面對未知，就會有莫名的害怕（Angst，德文，對不具體事實的恐懼），」戴克說。但德國有移民背景的人數，已超過總人口五分之一，達史上最高，為何談起伊斯蘭、談起移民，德國仍會害怕？

原因是對問題長期視而不見，「我們犯過兩次錯誤，現在正付出代價。」戴克說。

第一次是客工政策的錯誤。德國在二戰後展開長期的「客工政策」，大量引進土耳其、希臘、義大利、甚至韓國勞工，只簽一年工作約，政府認為他們不會留下，於是沒有德文課、沒有文化整合，柏林龐大的土耳其區就是當時留下的紋理。

第二次是東西德合併後遺症。合併後，邁入中年的東德人發現，自己的教育、價值觀、工作技能都不再受用，成為經濟弱勢，覺得自己被政府遺忘。同時「客工政策」累積大量未融合的外國人，政府以獎金、退休金鼓勵客工返回母國，加上九〇年代來自巴爾幹半島的龐大難民潮，政府對「外人」好，對比自身的政經

半世紀4波移民潮，形塑「新德國人」面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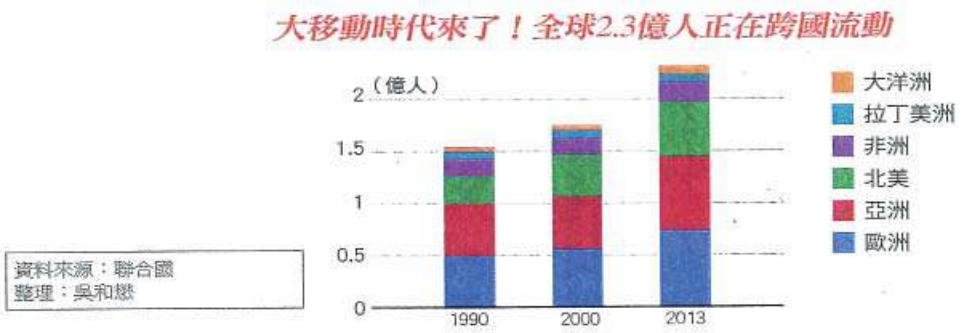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波：德裔回家

- 1949 東西德分裂後，十二年間約三百八十萬人從東德湧入西德，享有公民權

第二波：外勞打工

- 1955 開啟十八年客工制度，低階勞工湧入，平均每年增加五十萬短期外勞
- 1973 石油危機使經濟成長趨緩，結束客工輸入
- 1983 鼓勵外人全家到德國生根，留住高技能外籍勞工
- 1989 柏林圍牆倒塌，蘇聯與東歐解體，東歐人開始大舉湧入德國

法新社



弱勢，讓他們將怒火轉向外來者。

「今天他們搶走你的工作，明天他們睡在你的克利汀娜（指伴侶）旁！」九〇年代，德國排外情緒升高，外籍人士被燒死的新聞不斷。

歷史的傷痕不會輕易消失，不安如同幽靈，一經搧風點火，很快就星火燎原。

矛盾的是，若沒有外來者，戰後缺工的德國沒有五、六〇年代的經濟奇蹟。「沒有外來人口，就沒有現在的德國經濟。」蓋斯直言。

知名媒體工作者奧古斯丁形容，「我們當然可以拒絕外來者上車，但當未來的德國變成一列又老又空蕩的火車，那是我們要的嗎？」

牆已建起，人民對立，一張右翼分子建立的Google地圖，揭露全國近兩千個難民收容所位置，呼籲眾人「起義」。

此時，政治人物要讓全民對融合抱持希望，很困難，迎合民眾的恐懼，卻簡單得多。

近期，丹麥、瑞士、波蘭、奧地利的選舉，都由排外的右派政黨獲勝，「我們要阻擋那些把霍亂跟寄生蟲帶來歐洲的難民！」波蘭勝選政黨如是說。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希望。「我是德國人，這裡代表的一切價值，就等於我。」

二十八歲伊朗難民第二代．科隆

恐懼，正在全歐洲快速蔓延。

此時，梅克爾卻甘冒眾怒，公開宣稱，她不會因為民意調查數字決定做法，唯一的標準是：如何解決問題。

她務實的將龐雜的難民問題拆解成國內、歐盟、土耳其等不同層次。對內，她強勢主導執政聯盟長期磋商；對外，透過歐盟峰會試圖重建歐盟邊界秩序，並飛往土耳其，嘗試在難民路線的源頭解決問題；對於牽涉到國際角力的敘利亞內戰談判，連中國都拉攏出力。

《經濟學人》認為，她採取務實又有野心的大膽做法；《新蘇黎世報》形容，她是少數以「價值領導」的政治家。就連她的宿敵，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都稱：「梅克爾的立場是歐洲幸運的預兆，透過她的決定，我們重新證明了歐洲的人道主義精神。」

未來德國人，每人每年得花2.5萬照顧難民

- 聯邦政府將花費100億歐元(約合新台幣3567億元)做為難民安置之相關費用。
- 每個德國人每年700歐元稅金(約合新台幣2萬5千元)，支撐難民相關措施。
- 聯邦移民及難民事務管理局新聘6,300名員工。
- 約須30萬套新住宅。
- 須新聘2萬個老師。
- 聯邦警察新聘至少3,000名。

對於人們渴望的關閉國界，她呼籲誠實面對現狀，「在網際網路時代，封閉自己只會使問題惡化難民始終會找到方法到歐洲的。」

難民運用智慧型手機，搜尋最可能成功的逃亡方法，最新路線竟是騎著腳踏車一路往北，從俄羅斯挪威邊界跨越至北歐，因為在俄羅斯步行跨越邊界有罪，而挪威方嚴查汽車載運難民。

不只是難民，包括移民、移工，都透過網路找出路。且全球化降低移動成本，形塑出如今的大移動時代，人群如流水般往希望而去，最弱勢的難民因為求生本能，更是最不可擋的一群。

根據聯合國統計，包含難民與移民，全球移動人口高達二億三千萬人，亞洲自二〇〇〇年起，每年平均成長二．六%，二〇一三年移民到亞洲國家的人口，就超

何時能走出去？

難民營旁，小小難民把握時間踢球。一位退休警察說：「希望柵欄早點消失，讓他們在全德國都可以這樣的笑。

過七千萬人。

在台灣，包括外來人口與其子女已相當於總人口六．二%，十年間增加二個百分點，平均每年以增加六萬人的速度持續上升。

人口移動，成為缺工、少子化國家的機會，世界銀行報告指出，從窮國移入富國的人流，將在未來幾十年內重塑經濟發展。

入境德國的難民八成在三十五歲以下，這對人口老化的德國將有長遠利益，從德股十月份上漲超過一二%，漲幅遠高於英、法、與多數歐洲國家，顯示投資人對德國難民政策投下贊成票。

三顆種子，讓恐懼中掙扎的德國保有希望。

第一，一九九八年之後的新政府，以大量資源長期鼓勵全國公民社會發展，為德國社會鋪下族群融合的基礎。

第二，網路工具使用，讓外來者融入新社會更有效率，資源分配有更多可能性。

第三，占德國人口五分之一、具移民背景的居民，以及一千六百萬德裔難民及其後代，積極協助這波新難民。那張被極右派標示兩千個收容所的Google地圖，被換了名字，讓志工與物資能去最需要的地方。

我們跟著地圖來到科隆最大難民營。會說七國語言的阿瑪蒂正在解釋遊戲規則，她每天拜訪兩個難民營，陪孩子運動、玩樂。她八歲時隨爸爸從伊朗逃出，在德國長大，現正攻讀碩士。我好奇問：「你覺得妳是德國人嗎？」

「是，我當然是德國人！」她沒有遲疑，「我來自伊朗，但德國代表的一切價值，開放、包容、多元，這些就等同於我，這（認同）不是問題。」

包容、開放，正是他們心中的「德國價值」。

這份「價值」是戰後德國的傳統中堅力量，是梅克爾一改謹慎低調，冒險宣示的主因，如果這場豪賭成功，大移動時代中德國價值更加耀眼，號召更多人才上車，成為一輛載有新生命的火車，往更多機會的未來駛去。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難民臉孔

他們，四個活著的故事

他們，是百萬難民潮裡，微小的生命。
被迫放棄家園，歷經生死交關抵達陌生國度，新的挑戰才要開始。

【Herman ，23歲，來自厄利垂亞】

我當然怕，但我沒有選擇。
如果活著，很好；
如果我死了，也很好。

厄利垂亞被稱為「非洲的北韓」。這一波來自該國的難民數量，僅次於敘利亞。以強暴、鞭打、倒吊等極刑聞名國際，每天有五千人逃離國家。

「離開家不是一個難的決定，我們想要跟其他國家的人一樣生活，我當然怕，但我沒有選擇，只能抓住最後機會。如果活著，很好；如果我死了，也很好。

我們四個（兄弟姊妹，先後成為難民分處四個國家）沒有討論，連父母都沒說，因為他們從電視上知道很多人死在半路，溺死、被殺死，問也沒有用，你期待他們說『好』嗎？他們不會要自己的孩子在收容所裡面受苦、在邊界走十幾天、在海裡面冒險，你不能讓他們去做這種決定。

他們知道家鄉的生活，所以他們理解。當我們打給他，說我們到蘇丹、到約旦了，他們只說：好。

就是這樣，我們就是這樣活著。你呢？台灣生活好嗎？」

【Kashif，21歲，來自巴基斯坦】

有了一個目標，
你什麼都能跨越……，
我只看到未來！

他來自巴基斯坦Turi部落，蓋達組織、塔利班，還有不同的恐怖分子占據他的家鄉，光是試著前往巴基斯坦其他地帶，就可能遭受支解、割喉威脅。

現在的他，準備修讀線上大學，一邊在創業育成中心幫忙、自學德文，願望是還債、為還活著的家人找到出路。

「事實上，這決定無關意願，是義務。我是家裡唯一的年輕人，還有五個姊妹，爸爸六十歲了，你不可能要他們（父母）承受這種風險。我的部落有超過一萬人被殺，不分嬰兒、學生、女性，他們殺

了我們的馬、炸我們、毀掉我們的學校，我高中畢業之後試著在家鄉教書，（恐怖分子）把我抓起來，跟我說，如果你再教，我就殺了你。

所有屬於什葉派（伊斯蘭教兩派之一）的我們，只要讓他們知道身分，他的刀就劃過你的喉嚨，不需要理由。因為你來自那裡，注定的。

我們跟不同親戚借貸，（需要）一萬美元，兩個半月才到這裡。腳到現在還沒痊癒，我們在不同地方走了二十、三十、四十個小時……，我不能再回想了，非常痛苦。

但你有了一個目標，你什麼都能跨越……，我只看到未來。如果你沒辦法找到安全的可能，你的家人該怎麼辦？所以你不會感到痛苦、不會有恐懼。

要離開的時候，我沒有跟他們說話，我眼裡都是淚，說不出來，我只記得我媽媽親著我的臉，我爸爸在跟我交代些事情。我只說，『我是為了你們離開的』。

我希望趕快把錢還完，接他們過來。」

【Mohammed，40歲，來自伊拉克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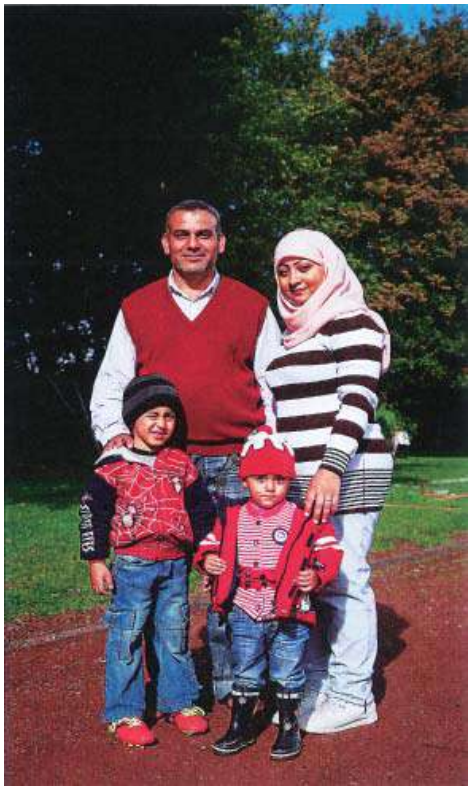
我不是來這裡拿錢的，是為了我的孩子，為了活著。

默罕（Mohammed）一家四口包括四歲男孩、一歲半女孩，剛到德國二十天，住在近千人的難民營中。

「是我朋友介紹的（人蛇），我給他錢，一路都用WhatsApp聯絡。

土耳其到希臘的船，一千三百美元一個位置 。非常危險，是充氣船，隨便一個難民負責開，海很不平靜，一個小時又十分鐘，那是我生命中最長的一個小時，我一直想著沉下去了，他們（指小孩）怎麼辦？

那些撐不過去、死掉的故事我都聽過，很多人也被警察抓到，也有人要用游的過來，可能坐牢、可能被送回土耳



其，非常冒險，但我不會擔憂。

我不是來這裡拿錢的，是為了我的孩子，為了活著。我之前在巴格達的大學工作，我渴望德國的一切，我國家都是炸彈、人會被殺，沒有老師，這邊才有未來。

我沒想過要回家，我爸爸死掉了。其他家人在大學教書，他們可能晚一點再過來。科隆很美，很多穆斯林、很多土耳其人，很多文化在這裡，不只是德國人。在這裡，宗教不是一個問題。」

【Jihad，32歲，來自敘利亞】

要幫我們？那就把我們當正常人，我們努力的程度你們會無法想像。

他的祖父以難民身分從巴勒斯坦逃到敘利亞，如今他寫下家族第二次的難民史。因害怕恐怖分子，他不願露面。

他以「電動遊戲闖關」形容他帶著母親、姊姊的亡命之旅：從ISIS（伊斯蘭國）攔截巴士乘客抽背經文、邊界攀爬鐵絲網躲警車、城市中尋找人蛇　　。

「那一段船（從土耳其到希臘）我們坐了三次。

（第一次）是一艘充氣筏，坐四十二個人，付錢的時候他（人蛇）說坐二十個。

二十分鐘之後，水開始滲進船，引擎也停了，所有人大喊，怎麼辦！怎麼可能！天殺的！所有男人只好跳下海、一邊舀水，女人跟小孩用衣服塞住船的破洞，引擎動了又停，四十分鐘之後我們只能放棄，　後來被土耳其的巡邏隊看到，然後我們就回到土耳其了。

六天後，有了第一次的經驗，我們知道這種船可以坐多少人，但還是遇到四十五個人。我們有九九%的把握不會成功，但最後還是決定一試。一百公尺之後我們聽見喀喀聲，船身竟然裂開了！開船的說不可能成功後，他就跳船了。

人蛇從岸上看到，騎著水上摩托車過來，立刻教了一個新的人，逼我們繼續往前。他大叫、罵髒話要我們不准回岸上。我們告訴新的『船長』，我們必須回頭！船要沉了！對面人蛇繼續大罵，上岸之後大吵。

第三次的船要出發之前，船上六個男人被人蛇叫去坐一艘小船，說是特別待遇。但它開到半路就沉了，接著巡防隊在人死之前到達，把人救起，我們這艘船也因此避開巡防，登陸希臘。

那一刻我才發現，原來一切是安排好的固定劇本！前兩次，我就是餌，沒來得及救，就是死。了然的那一刻我止不住發抖，就算上岸了也是。」

現在的他，在柏林開始上大學，完成之前拿到英國獎學金卻拿不到簽證而無法出國的遺憾。「要幫我們？那就把我們當正常人，難民不是二等人，我們讀書工作努力的程度，你們會無法想像。」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網路創業家，德國贏得賭局的新王牌

一個平台、36道菜 扭轉29個苦難人生

現代難民跟你想的不一樣！解方也遠超過政府想像範圍，本刊深入現場，帶你看高中生、大學教授，怎麼群起為難民找未來。

就在德國陷入「到底能不能容納百萬難民？」的爭論中，解方，正從近五百八十個組織中發芽，順著網路一路連進百萬難民的智慧型手機裡。

在對立、仇恨、不安之外，許多德國人發揮其務實性格，與難民聯手掀起一波「創新創業潮」。

「難民專用」App什麼都有 就連德國電信、軟體龍頭都搶合作

從九月開始，「難民駭客松」（即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開發科技、軟體幫助難民的創新活動）每週末在各城市舉行，難民、高中生、矽谷工程師等聚集分組，開發出難民專用的交通、生活、社交App：漢堡出現了即時物資需求通報平台、德勒斯登出現第一支難民用的生活指南App、波茨坦民眾打造了讓產官民共用開源平台，協助難民。

在創業熱點柏林，新創公司共同出資成立「難民共同工作空間」，開放給所有為難民創業創新的團隊使用；難民創業大賽要輔導十間新創公司、歐美工程師齊力建立難民程式學院（Refugees on Rails）、創投出資創辦難民專屬育成中心。同時，做為世界電子音樂之都的柏林，已有超過八十家夜店輪流舉辦難民募款派對。

「如果你看到什麼活動是跟難民沒關係的，你會覺得很奇怪。」已將難民帶入五家企業內訓課程的be-able創辦人德尚（Isabelle Dechamps）形容。

難民駭客松本來只是幾個朋友的聚會，最後成為三百人、為期三天，十幾種語言的駭客松，連德國電信、歐洲最大軟體公司SAP、地方政府都主動尋求合作。

這些草根性的創新，從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提供了不同的數位工具，讓人手一機的難民能加入社群、加快融入在地生活，並聰明分配資源、減少政府負擔。德國史上第三次面對難民潮的考驗，也因此看見不同的可能。

搞定基本住所》 Refugees Welcome 有空房就能租，四千個家庭當房東

「這些房間我收過一些難民家庭，你們不會介意吧？」我們在柏林的Airbnb房東第一句話就說。行李都還沒放下，我們就遇見第一個難民創新：Refugees Welcome（簡稱RW）。

很難想像，在德國，已有一百三十個家庭打開家門讓難民當室友，還有四千個新註冊的空房在排隊。才成立一年，RW的網路平台已走入十國，在奧地利，也有一百二十個會員家中住著難民。

難民廚房

害怕難民的人，其實根本沒接觸過難民。

↑一間廚房可以做什麼？在柏林難民廚房中，共同創辦人庫爾奈(後排左3)細數難民的烹飪課、家鄉菜食譜(圖)，瑜伽課、德文課甚至食物派對，人們在此打破成見、交朋友，甚至跟著難民一起創業。

「我其實不太懂那些『德國沒有空間』的說法，我的老家、整個小鎮空屋超多的！」RW創辦人卡庫西（Jonas Kakosche）說。Airbnb在各大觀光都市鼓勵在地人短期出租空屋的模式，平台上在去年只花十個月就新增七十萬間空房，同樣模式，房客換成同樣收得到房租的難民，行得通嗎？

卡庫西用自己公寓的空房做實驗。他跟共同創辦人吉爾林（Mareike Geiling）一直想為難民做些什麼。他先寄信給親朋好友公開小額募款，沒想到兩個星期就募到了半年的房租，接著透過非政府組織介紹有需求的難民。

「那不只是一個房間，而是他們可以開始第二人生的機會，」吉爾林表示，在經歷了流離失所的逃難之後，大部分的難民心理、生理以及社會關係都有許多挑戰，一個能夠安定的居所、在地室友，即使只是一個月，也能解決難民融入的第一關。

確定效益後，他們立刻架起網站號召網路社群支持，第一個星期就有超過八十人申請，願意把房間出租，「我們本來以為只會有年輕人，沒想到有很多退休夫婦，」吉爾林表示，甚至在九月收到右翼人士申請，說希望透過短期出租，進一步了解難民。

德國政府預估，難民潮之下德國至少需要新增三十萬戶住宅，但最高峰每天一萬個難民抵達，收容所的設置成為德國面臨的最大難關，曾經出現一個小鎮必須在三十個小時內布建千人收容所的狀況。

若是難民在週末到來，恐因為註冊處沒人上班而可能流落街頭。更嚴重的是，一旦政府宣布收容所或是集合住宅地點後，常常成為極右派攻擊目標，縱火、暴力等防不勝防。

RW的模式，讓閒置產能得到利用，減少大規模集中式管理可能產生的社會問題，更重要的是讓難民二十四小時的生活真正融入在地。

提供認證教育》凱隆大學線上開課、募學費，哈佛、耶魯都加入

要降低難民潮對德國的衝擊，最關鍵的解方，在於他們多快找到工作，教育便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。

「來的人都那麼年輕，在那種年紀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，只是看你給他什麼，」凱隆（Kiron）大學創辦人克雷斯勒（Markus Kressler）說。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字指出，三分之一的難民是兒童、青少年，其中年紀在二十五歲以下的也占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。

但要將他們送進教育體系，並非簡單的事，從學歷證明不清、身分文件缺漏到收容所搬遷等，都不利於他們快速開始上學。從過去的案例來看，光是要得到政府提供的德文課，最久要等一到兩年。

「這是為什麼我們的課程組有兩個難民，（因）要確保符合需求。」克雷斯勒說，成立還不到一年的凱隆大學是全世界第一所為難民打造的大學，團隊設計出為期三年的線上課程。

第一、第二年，學生遠距上課，課程包括德文、英文或商業、工程、建築、資科、跨文化研究等。第三年，再到凱隆大學合作的大學接受認證，並修讀一年的實體課程或者兩年遠距教學，便能拿到學位。

在凱隆大學，每個學生念完大學，學費只需要花費一萬二千歐元，不到一般大

難民Airbnb

那不只是一個房間，是他們開始第二人生的機會。

↑用自家空房實驗、創辦Refugees Welcome的吉爾林(右)告訴我，300多個家庭跟難民當室友後，發現「他們根本不需要社會照顧，比德人更積極生活。」圖為柏林辦公室。

學學費三萬歐元的一半，主要是他們透過跟不同學校合作，將包括哈佛、耶魯、麻省理工學院等既有的線上課程，與相關的在地大學進行課程串接，重新創造成符合難民就業需求的學程。

克雷斯勒以世界知名的德國亞琛工業大學（RWTH Aachen University）為例，通常一學年的（實體）課程下學期之後就有四成到五成學生被當，空出來的位置與資源，包括圖書館、心理諮商、德文課等，在那學期便可讓難民運用，目前全歐洲四十所大學已經確定成為實體夥伴。

不只是學界的響應，德國聯邦政府外交、教育、社福、勞工部門都在洽談合作，歐盟明年計畫採凱隆大學的模式，協助全球五千萬的難民。

才剛上線，凱隆大學已收到一千五百個學生申請，透過群眾募資得到了一千個學生的學費，目前還有美國科技公司準備全額贊助，長期而言，透過畢業生前五年年薪的五%成立大學基金，持續支持更多的難民。

透過一千份問卷的調查，克雷斯勒看見難民竟有一半以上想要創業，沒有退路的他們需要的只是彈性的教育機會，「我們的目標就是幫助他們如願成為工程師、醫師、創業家，未來兩、三年，德國人會越來越害怕，而他們（受教育難民）的正面形象，就會是我們心理恐懼的根本解方。」

用吃消弭偏見》難民廚房開課教煮菜，連德總統夫人都來學

星期三晚上，柏林一處民宅人聲鼎沸，D的音樂配著牆上德國地圖的投影，一位金髮女生端著一杯杯的德國傳統熱水果酒（glühwein）發給上百位民眾，她因為忘了來自敘利亞的他們因宗教不能喝酒而臉紅。

這是新創公司難民廚房」（德文über den Tellerrand kochen）所舉辦的德國之

夜，繼敘利亞、埃及之後，今天是為新來的各國朋友，介紹德國食物：酸黃瓜、血腸、耶誕水果麵包。

司儀以英文、德文、阿拉伯文輪番解釋，「我必須警告你們，你們敘利亞菜不要吃太多，等下德國菜沒人吃，我們的廚師會生氣！」

「食物永遠是最簡單的方式，誰都能說上什麼，」難民廚房共同創辦人庫爾奈（Gerrit Kürschner）說。他與創業夥伴透過烹飪課、擺攤的方式，讓難民變成廚師，一邊煮家鄉菜，混著香氣、醬汁，一邊說著他們的故事，從家庭、國家政治、逃亡過程等娓娓道來。

庫爾奈之所以創業，動機正是害怕。

兩年前的柏林，難民營就蓋在市區的廣場上，媒體報導聚焦在環境衛生、難民非法性、在地居民抗議，除了這些，庫爾奈自認對難民一無所知。大學修讀傳播溝通的他索性拿起相機，準備走進難民營，自己找真相。「我承認，每走一步我就後悔一次，」他回憶內心莫名的恐懼。

沒想到第一次拜訪，在長達數小時的家庭聚餐中結束。媒體上的暴力衝突沒有發生，取而代之的是被邀進帳棚共進晚餐。

不想再讓成見作祟，兩年來他們幫二十九個難民對外開課，並且把三十六道家鄉料理配上每個難民的故事編成食譜書，透過群眾募資賣出一萬二千本，連德國總統夫人都聞名而來，學巴基斯坦菜。

現在的難民廚房，透過活動已發展出足球、瑜伽、舞蹈、跑步以及德文課的不同網路社群。面對今年開始的難民潮高峰，他直言「害怕難民的人就跟我當時一樣，其實根本沒接觸過難民。」跨越那道門檻其實不難，「只要張開嘴巴就好。」

他認為 ，支持難民「不是誰幫誰，就是朋友之間在生活上的互相關懷，」唯有以朋友相待，才能回到一個有尊嚴的正常生活。難民廚房今年九月成立烹飪教室，並協助兩個敘利亞廚師每天在市場賣家鄉料理，「從早上八點忙到太陽下山，你沒辦法想像不再領失業救助金的他們，有多開心！」

【2015-11／商業周刊／1460期／封面故事】

我們缺工、少子化，和德國一樣嚴重

想像台灣 沒有外籍勞工的一天

台灣對外來人口吸引力，比不上新加坡，還慘輸馬來西亞。只要錢、不要人的政策，讓台灣在全球大移動時代，注定輸在起跑點。

有一天早上，美國加州居民醒來，發現所有墨西哥人都不見了，街上垃圾沒人收，餐廳沒有服務生，電話不通，農作物爛在田裡。這是美國電影《沒有墨西哥人的一天》（A Day without a Mexican），它用喜劇諷刺手法，描述墨西哥移民對美國的影響。

墨西哥是美國移民最大族群，雖然大多從事非專業性工作，但其後代在美國出頭天者大有人在。有一位叫羅哈斯（Fernando Rojas）的加州高二學生，今年獲得哈佛、耶魯等常春藤八大名校入學許可「大滿貫」，他父母都是墨西哥的藍領工人。

美國吸引大批移民，移民的下一代又比上一代進步，這正是美國強大的原因。據美國國家科學、工程和醫學院今年九月的研究報告，不論工資、教育水準及英語程度，外來移民後代都比他們父母輩高。

據調查機構蓋洛普（Gallup）的「潛在淨移民指數」，意指若一國完全無移民限制，人口數會如何變化，它是衡量一國對移民的吸引力。美國此指數是四五%，意味著若無移民限制，淨移民流入將使美國人口數高出四五%，德國為二三%，新加坡高達一二九%，馬來西亞為一二%。台灣卻是負一八%，亦即「淨流出」，若無移民限制，台灣往外跑的人比外國往台灣跑的人還多，導致總人數減少。

只要外資，不要外國人
台灣外籍專業人員，不到〇．三%

據國發會統計，在少子化、老齡化衝擊下，台灣勞動人口每年將以十八萬的速度減少。在全球主要國家中，台灣在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〇年的勞動人口成長率是負〇．九七%，嚴重程度僅次於德國，遠超過日、中、韓；台灣的老化程度，在全球主要國家排名僅次日本，德國則排名第三。

台灣的缺工、缺人問題，與德國不相上下，德國願意接收難民，上述因素是重要考量。但是台灣，對外人卻缺乏吸引力，讓問題更難解決。

為何如此？台灣對外人的諸多限制是關鍵。台灣對待外來人口，主要區分為藍領——「外籍勞工」，及白領——「外國專業人員」。

以白領而言，「就業服務法」規定，外籍人士須符合學經歷及薪資限制才能在台工作，包括須在跨國企業服務滿一年，或五年以上相關經驗，且薪資不得低於新台幣四萬八千元。若雇主想聘雇在國內大學就讀的外籍留學生或僑生，薪資不得低於新台幣三萬八千元。

經建會前副主委單驥曾指出，台灣聘雇的外籍專業人員，占整體勞動力不到〇．三%，新加坡是近五%。內政部不定期與外僑商會溝通，都收到以下抱怨：「只准外國錢來，不准外國人來，怎麼投資？」跨國企業只好把總部設在香港或上海。

白領如此，藍領限制更嚴。目前台灣對藍領外籍勞工的規定是「單一雇主」和「單一職業」，外勞若對工作環境不滿意，也不能自由轉換雇主。這些規定賦予

↑我們在柏林街頭遇見一場抗議，充滿各種膚色的柏林居民舉著「歡迎難民」旗幟，提醒德國政府，開放、多元讓柏林吸引國際人才，從破敗中再起。

雇主壟斷的權力。以照護外勞來說，她們一天二十四小時照顧老人，處理雇主家中雜事，一週休假不到一天，甚至沒有。他們薪資扣掉還債及仲介費，往往超過一年半後才能賺到錢。

只想保護，拖累競爭力
缺工＋少子化，限制外人恐拖垮經濟

藍領外勞在台灣處境宛如奴隸，一來使這些外勞賺夠錢就離台，根本不想留下；二來造就大批逃逸外勞，他們在黑市工作薪資，高於合法外勞，變成地下化。

台灣對外人限制，都源自擔心外人搶走國人工作機會。今年三月《紐約時報》引述美國加州大學的研究，外來移民主要補充現有勞動力，而不是與本國人競爭。在華爾街，許多支援工作也都由外來移民做，當地人負責行銷、顧問等技術性工作。該研究認為，工作數量不是固定的，外來人口增加勞動供給，也創造勞動需求，他們拿薪水租屋、飲食、娛樂，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。

若台灣繼續沿用「保護國人工作機會」的思維，嚴格限制外人，好處固然是能像日本那樣，不用面對外人多元文化的衝擊，但代價是經濟將江河日下。

從德國接收難民的例子可看到，一個社會不可能又要文化和諧、又要經濟發展，又不生小孩，又不要移民。在台灣缺工與少子化的現實下，或許是每個台灣人該思考，如何在當中取捨的時候了。

註：蓋洛普2014年公布此指數，調查期間為2010～2012年
資料來源：蓋洛普　整理：楊少強

註1：老化指數為該國人口中每100位0~14歲小孩下，65歲以上的人口數
註2：勞動人口由（15歲以上人口×勞參率）所得
資料來源：波士頓諮詢顧問（BCG）、國發會、聯合國
整理：吳和懋